



□ 陈雪梅

月亮路过丁字口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娃儿像拔出沙土的落花生，一家多则七八个，少也有四五个。我九岁那年，还处在点煤油灯的年代，月光更加高贵明亮。我在家门口过的那个中秋，月光如白银洒满了整个世界，“白玉盘”像聚光灯一样路过丁字口，金凤玉露都透出蹁跹的光芒。

丁字口是我家门口的一条街。这条街原是凯里里的文化商业中心。它像“工”字中间

□ 蔡东武

故乡·老屋

一个好日子，我回到故乡。

天气非常晴朗，阳光不愠不火。刚进六弟家，就被其憨厚的笑容和质朴的寒暄包围了。家长里短，嘘寒问暖，弟妹端来滚烫茶水。我反而有些拘束，不晓得说些什么，尽管我觉得自己与家乡亲人没什么分别，除了岁月风霜刻在各自脸上，我心中一直惦记着老屋原址。

傍晚时分，六弟带我上车，朝老屋原址而去。

自从二十二年前，清水江下游修水电站，故乡天柱县远口镇整体搬迁，新公路从我家老屋穿越而过，老屋彻底消失。我说的老屋，只是想象中的原址而已。原址现在变成了公路，只留存西边约十平方米老菜园。站在老菜园，眼前除了偶尔急驰而过的车辆，就只剩下荒凉。周围没见几幢房屋，也没有任何参照物，只有用想象来定位。我走的还是四十年前的线路，虽然脚下没有任何踪迹，只有茅草依稀，但方向更加清晰、固执。举目四望，凹凸不平的地表，草草勾勒出蛮荒、粗犷线条，菜园的小路旁那株苦楝树还在，树皮已经皱纹斑驳，布满沧桑，却依然遒劲，像是我的航标。菜园边那几丛在春日里率先泛绿的劲板草依旧葱郁，用绿意茸茸向我点头。

那些堆积如小山的柴垛呢？我亲手栽种的那棵梨树呢？那条白毛温驯的看门犬呢？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连一道沟一条坎也不见了。是年复一年岁月风霜冲刷掉了一切，还是日复一日的江风填平了它们，一切过往只留给遥远的记忆，收藏在我单薄行囊中。

站在曾经老屋中堂的马路上，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旧时情景如浩浩长风扑面而来。一切如在昨日，却又恍如隔世。我有些慌乱地在菜园里来回踱步，试图找到那一段杉木板壁的痕迹，找到盖在老屋顶上的杉木皮，找到二楼那间房，那是我砍柴归来时小憩的地方，在多

□ 杨卓光

寄情山水自逍遥

——读杨明散文集《波洞半岛》

我跟杨明相识有三十来年了。从认识开始，他就一直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驻黔东南州记者站任记者。那时候，我也刚到新华社贵州分社黔东南州记者站做新闻报道工作。因新闻采访业务的需要，经常一起结伴赶赴新闻目的地采访。

后来，我调到黔东南日报当记者，一直干到退休。杨明也是在驻站记者、站长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三十年的新闻业务交流，以及共同对文学写作的爱好，我们两人的交往，已不只是一般的认识，可以说是深交了。对于杨明的新闻业务技能和文学写作的爱好来说，我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我和杨明退休以后，也是经常泡在一起。我们日常聊的话题，新闻已渐渐远去，更多，更热，更醇的只有文学了。

可以这么说，杨明是一个真正爱好文学之人。这些年来，杨明已相继公开出版了《西部日月》《刺破九重天》《欲穷千里目》《花院湖畔》（与人合作）等等文学和新闻集子。

在《波洞半岛》的后记里，杨明写下的文字，最能表达他个人对文学的态度和执着的追求：“纯文学似乎正处于休眠期，作家就是苦行僧，在坚持守望，孤独耕耘。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笔耕一方田地。我坚信，文学不会死，只是蓄积力量的潜伏，潜伏就是预示着文学新时代即将到来。人间红尘如冷暖，文学正道是沧桑！”

纵观杨明的这部散文集，六十六篇文章，十九万字。愚以为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山水游记赏美景。在我的印象中，退休后的十天，以上是在乡间游走。他以下的这段话，足以表明他的心迹：“我虽算不上仁者、智者，却爱游山玩水，走村串寨。只要有一丝闲暇，如同鞋底抹油，消失得无影无踪。春天，去看朝气蓬勃的生命；夏天，去看青山绿水；秋天，去看斑斓的秋色；冬天，去看皑皑的白雪。白云随风走，天下任我行，风景无处不在！”

的一竖，扛鼎整个老街的东西南北。街长百余米，宽三米余。街上一至两层的木房参差紧凑，栉鳞比次。中秋之夜，当月亮高挂时，丁字口就是全街人吃月饼庆中秋的大舞台。

大人们将桌椅板凳搬到街中央，月亮高悬，满街银河铺成。人们将石榴、地萝卜（地瓜）、梨子、橘子和自家做的泡粬、黄糕粬等都端了过来，摆在桌子上。

接下来是娃娃们的重头大戏。文人说赏

少个春日早晨，我煮饭炒菜停当后，背上书包上学回望的大门，傍晚放学背着唐诗宋词推开木窗。马路靠清水江的边缘，剩下的那一个土堆，是老屋偏厦，是我几兄弟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写作业、纳凉的地方，好多个夏夜里，我望着天空数星星，数着数着便睡着了，是父亲抱我回屋。有时候，我背书声、吹笛子声应和着狗叫声，那是夏夜里最美交响曲。蓦然间，这一切是那样的近切，清晰。

离开故乡四十年了，此时我站在菜园边，在土堆上，却像回到了真正的家，那沧桑厚重的回忆给予真实感的归属感。年少离开的时候，我是带着寻梦行囊踏上路途的，而今知命已到眼前，依旧孑然一身。我好像是背着一个梦的空壳在行走，在游荡？我日渐麻木之前那悄然逝去青春年华可曾有过我灵魂的追逐？我的脚步似乎踩上驶向彼岸航船的甲板？我的双手真的抓住了梦想络缦绸带的尾巴吗？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生命的坚持与生存法则难以抗衡的。从寂寞山村到喧嚣城市，原以为这四十年奔波是一个接近梦想的过程，回头一望，只见来路上荒草连天，脚印模糊。故乡简陋的老屋，曾给了我自身美质不断发掘与拂拭的空间。

规划整齐、装修统一的小镇给我陌生视线，六弟的两幢灰色砖头瓦片的标准楼房，一点家的感觉都没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梦想如果能够遗忘，也许是件好事。而我，毕竟从老屋走出，在老屋滋生的梦想，背上的行囊，能够忘记？故乡、老屋总给丹田特别的清醒，将我拉回梦里。在旧址上，在荒凉与寂寞中，不必在意车马过往而形成的空气污染，还能够欣赏清水江的绝佳风景，不必在意旁人目光。这种唯我与忘我，源于最质朴的干净，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

月，娃娃们的“赏”即“追月”，“追”则是付之行动为“偷月”。娃娃们白天都侦察踏点好了。陈家的瓜地，何家菜园的毛豆，李家沙地里的花生，趁着月色皎洁，娃娃三五成群，分头去周围的地头、园子里公开地“偷”。

八月十五的“偷”是众所周知的娱乐性游戏。有的园主不仅不骂，还怕娃娃掉进粪坑里，特意掌灯关照。偷的也仅限瓜果豆豆。地里的毛豆荚最招人喜欢。娃娃们连根拔起，兴高采烈抱到了丁字口。大人们赶快把根剪掉，用草扎成一把一把。在街中间望着月亮公公，搬来柴火灶和大铁锅煮毛豆、煮落花生，丢点盐巴和花椒进去，满街溢满了清香味和炊香。天上明月与人间烟火，天涯共此时，一派空明互回荡。

最好玩的是娃娃们躲猫猫。记得那些年代，街坊亲如一家。家家白天不关门，每家巷子很深，后院都可连通。有几家的厨房、猪圈、

小院都不设防。任凭娃娃们从大门进去，一帮在黑暗里躲躲藏藏，一帮在明亮处窥探，双手在最黑处抓捉舞爪。一阵阵鸡声鸭鸣，一阵阵欢声笑语，一阵阵输赢争吵。一会从张家门口跳出来，一会儿又不知隐身到哪里，一会又在街上跑上跑下……月亮，尽其所有，为童年的天性增光添彩，纯粹而明亮。

大人们一声召唤：快来洗手吃东西……娃娃们全从黑暗中跑出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像小饿狼一样扑到桌上，连抓带抢，美滋滋地喂进嘴巴里，童趣盎然。童年，哪里来的赏月心思，都是在月光下吃喝玩，聊有趣味的事，这是天性使然。

岁月随风飘散，但九岁那年，在丁字口街上的中秋月色，人事物境，就像昨天一样定格在我脑海里。多少年过去，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中秋的物品也越来越丰富高档，但再也品尝不出童年的中秋里，家门口的烟火味道了。

□ 莫章海

冬月

霜风一夜叶凋黄，庭院悄声恋暖阳。
冷意寒流滞室内，堂中踱步咏诗章。

□ 石秀昌

祭萨辞

当年侗寨饱受欺凌，长枪利器
悬于头顶，是你，盘起长发捣竿而起
迎战朝廷官兵于野岭，也击败了财主家丁
斗智斗勇，火力拼尽
你纵身一跃，把官匪引入绝境
是你，用生命还侗寨以安宁

萨岁，你是侗家人至尊的圣母
你的英姿，赢得世世代代无限感恩，万民朝圣
如今的侗寨，那座露天的萨坛
记载着千百年的风雨和不朽的传奇

遥想当年，悬崖绝壁，见证了您坚贞不屈
您跳崖的一刹那，英气腾空而起
绽放出永恒的美丽
您的英魂幻化为神灵，庇佑着侗乡每一方土地
从此，您的名号
镌刻在侗家神龛的扉页里

在漫长的时光长河
您是侗乡至高无上的景仰，精神永世流芳
于是就有了初一、十五的袅袅茶香
就有了新春来临的炮声轰鸣，笙歌悠扬
戏班、歌队出行前，必须在您跟前祈愿
祈禱出入平安，技艺超常

侗乡，千百年祭萨的烟火未熄
敬奉祖母，是侗家最高的节礼
更是侗家人的虔诚和底气
每一次祭拜，都是深情的倾诉
每一个祈禱，都是心灵的归途

□ 丁梅华

新年的祝福

恰似那璀璨的星光
是谁把青春那绚丽的色泽
深深注入到灵魂的深处
让那琴声悠扬里的情愫，日渐丰盈
是谁点燃了那绚烂的火树银花
映照着华夏儿女的脸庞，流光溢彩，满是喜悦

是谁吹奏起那清脆的短笛
将漫长的冬日
幻化成春天般的姹紫嫣红
在华夏大地之上
升腾起祥瑞的气息，奏响新春的礼赞乐章

人生旅途里辛勤耕耘的点滴
在希望的嫩芽上拔节生长
如同那被无数次擦过的思念
虽还残留着寒冷季节的些许痕迹
可那挥之而去的诺言
早已化作春雨中甜蜜的回忆

真的难以知晓
在经历一阵往事的沉默过后
远行的脚步是否还会沾染忧伤
那从绿色会议代表中流溢出的婉转悠扬
依旧在潮湿的地平线上起伏飘荡

整个燃烧的黄昏
化为了岁末年初最真挚的祝福
饱含着深情，承载着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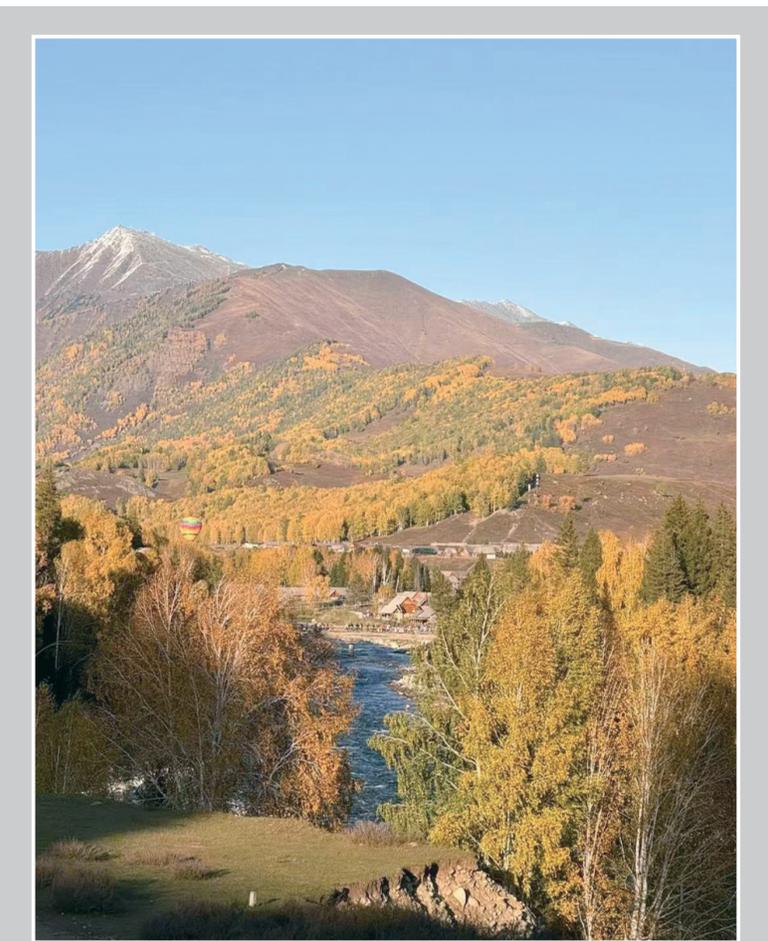
我州青年作家石庆慧

小说集《女人树》出版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 姚瑶）日前，我州青年作家、州作家协会副主席石庆慧的中短篇小说集《女人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女人树》入选2024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项目，收录了她发表在《天津文学》《民族文学》《朔方》等刊物上的《女人树香》《被蜜蜂追赶的人》《美丽人生》10部中短篇小说，所涉小说多以黔东南苗侗山区为背景，书写了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内心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悉，石庆慧，女，侗族，贵州黎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46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第八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代表。长期笔耕不辍，在《民族文学》《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朔方》《青海湖》等杂志发表大量作品，有作品集收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侗族卷》等多个选本，出版小说集《村庄之下》《月无声》等多部。



清水江

刊头图

李晶晶摄

欣赏他笔下美丽的自然风光外，还能了解到当地不少的历史故事和乡村趣闻，获得两个方面的愉悦。这就是杨明和其他散文作者最大的不同特点，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游记散文的价值所在。

杨明在写朱家山自然保护区的风貌时，带出了一个豪强人物——白跛子。“民国时候，这里来了一位从北方当兵受伤瘸腿想返回云南的白跛子。白跛子发现朱家山是一块风水宝地后，就在这里拉起一支人马。由此，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白司令，就开始闻名于黄平、瓮安、福泉一带。白司令给自己的人马订了一条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白跛子在朱家山一带纵横近二十年，在百姓中虽然有匪之名，却少有盗匪之事，多为传奇之说。”至于白跛子后来又如何失踪的，作者获得过两个版本，一是隐居于余庆、施秉、黄平三县交界地带；二是白跛子在瓮安老坟嘴兵败后，就隐姓埋名在离老坟嘴不远的木孔地区。六十年代国家清查户籍，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孤寡老头，走起路来脚有点跛，但精明至极。他便是当年驰骋朱家山的白跛子——“白司令”。杨明笔下的这个传奇人物，赋有浓浓的神秘色彩，如果拍成一个电视剧，那该是多么精彩。

在《熬立苗岭的“倒栽杉”》一文中，倒立生长的古杉树，仿佛在彰显苗族抗清英雄张秀眉的威武不屈。在抗清起义失败后，张秀眉和杨大六两个首领被俘。清军把他们押到长沙，施以“骑铜马”“点天灯”等酷刑。杨明笔下的这一段文字非常悲壮感人：“张秀眉严正警告刽子手说，你们杀我无所谓，老子眼睛都不眨一下。但你们不能让我一滴血掉在地上，要不然老子死后，魂魄会来找我等偿命！刽子们于心虚，只得找来九床干净的棉絮，铺在行刑台上，生怕遭到报应。果然，张秀眉、杨大六被斩杀时，身手分离，眼睛如生，身立不倒，血如丹霞，赤红满天！”

读杨明的《十里古驿道一路丹霞石》一文，我们能清晰的明了，经专家考证，目前在贵州保存最完好的古驿道非黄平旧州至上塘的十余里路程莫属。

该书记载，奢香夫人这位大智大勇者，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托孤代蒙贵州宣慰使后，曾率部以辟通野与滇、川、湘路梗塞，连接四方而感怀天恩。奢香夫人主持新修、整修、拓宽的驿道“奢香驿道”，就是从偏桥（今施秉）开始的。仅以这篇文章里的史料、故事、传闻为线索，都可以写一部浩大的长篇小说了。

三是诗词佳句表乎心。杨明是一个热爱诗词写作的人，也公开出版了诗集。在他写的

许多散文中，大多爱用诗词助兴，这部散文集子里的文章亦然，而且许多文章标题，都用非常精炼的诗词对仗句。如此，就给文章增色不少，既表达胸中情感，又添了许多的文韵。

比如，在《马头山的传说》一文中，作者就用了一段诗词开头：“雪舞九霄里，苍山如游龙。只见飞鹰起，风疾雪压松。林下鸟听雪，苍鹰鸣长空。一旦红雨露，雪融青山中。”这样的开头，一下子就把那个大雪封山，银装素裹的马头山，推到了读者的面前，产生了形象化的效果。

在黄平飞云崖看银杏树时，作者触景生情，一首“杏叶化蝶舞，金霞伴霜飞。玉扇凌空摇，丽人随风归。”的咏赞诗，就油然而生。

有感于古驿道的历史尘烟漫漫，作者又道出了“子规鸣古道，脚步量沧桑”“烟火并起，狼烟掠空，千里兵书，八百快马”等精彩佳句。

再如文中的“雷声河底起，浪花漫天飞”“千帆斩波涛，一槁定乾坤”“炊烟袅袅随风去，彩叶飞落霞来”“一溪流水响，满山百鸟鸣。”等佳句比比皆是。

此外，杨明的一些描写词汇，也相当的精炼，堪称佳句。比如，他在巴拉河畔的排生苗寨探秘时，就有这样的描写：在寨中跑了老半天，终于寻到了寨后一户人家的房顶，制高点上，一览无余，层层瓦屋，殷殷炊烟、棵棵枫树、簇簇翠竹、森森湖水……右侧湖边，一条浮桥从枫树下延伸湖中，可能是架往新建山庄的捷径，也是一道摇摇晃晃的风景！在枫树下，沿着浮桥延伸方向，湖水中仍然屹立着五六株古老的枫树，浸泡在水中已经枯萎，但还有爬岩姜寄生在树上，吐出油油的绿叶，彰显着枫树的无比坚强和无私，在生命散发的余光中仍然发出透亮的绿意！

在歌颂雷公山秃杉群落时，杨明如此写道：格头秃杉挺特别，年轻秃杉宛似一支笔锋，以云雾为墨，描绘天地；苍老的秃杉如同百寿寿星，枝丫、树肤以曲劲为美，叶若云结，枯枝如手指，昭示着孑然物种的坚毅。我爬上分布秃杉的山岭，向河水两岸环视，方见秃杉或插在山腰、或矗立岭上、或挺拔河畔……张扬着秃杉的优美风姿。

读罢杨明的游记散文，林林总总的內容，让我们随着他的笔触徜徉山水风光的同时，也了解了诸多的历史知识，更分享了他热爱大自然的一份情怀。

